



凡尔纳生活的时代，是资本主义上升的时代，也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他的作品既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又是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表达了人们对摆脱手工式小生产、实现资本主义大生产的渴望，也反映出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人们的思想领域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凡尔纳科幻 故事精华

超越时空的想象力 大胆而新奇 神秘浪漫而又具有科学性

冯致远◎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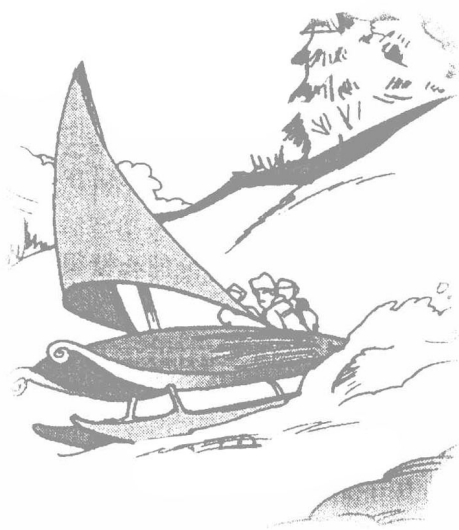
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大多以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无法完成的探险旅行为主题，有的在时间轴线上展开，穿越了过去、现在和将来；有的在空间轴线上展开，涵盖了天上地下、地球内外；更多的则是二者兼而有之。凡尔纳的作品故事惊险，情节曲折，文笔清新。他超越时空的想象力，大胆而新奇，神秘浪漫而又具有科学性，简直达到了集天地于一纸，化时空为一文，纵横捭阖，逍遥自由地遨游于茫茫宇宙，引领着人们不断赶超未来世界。



八十天环游地球： 凡尔纳科幻故事精华

第四卷

[法] 儒勒·凡尔纳 著
冯致远 编译



哈尔滨出版社

第四卷 目 录



蓓根的五亿法郎	563
福从天降	563
同窗好友	570
一条社会新闻	578
一分为二	585
钢 城	593
灾难矿井	602
中央总部	609
虎穴龙潭	616
逃离虎口	626
《本世纪》的评论	633
一次家宴	640
紧急会议	644
绝妙的计划	651
战斗准备	653
证券交易所	656
勇闯钢城	661
用枪声说话	667
胜利之果	672
一件家事	676
尾 声	678
突破封锁	680



“苔尔芬”号	680
起 航	684
海 上	689
克伦科斯顿的诡计	694
“易洛魁”号发射的炮弹和詹妮小姐的说服	699
沙利文岛的航道	704
南军将领	707
越 狱	711
腹背受敌	717
圣门哥	722
流星追逐记	724
轰动消息	724
求婚受阻	730
谁与争锋	737
碰撞地球	745

蓓根的五亿法郎

福从天降

和蔼可亲的沙拉占医生躺在一张皮背靠椅上，拿着一张刚出版的报纸仔细地看。

看报纸是沙拉占医生每天的消遣方式，不过他更愿意把这件事情看成是一种上好的休闲方式。

沙拉占医生的年纪已过五十，即便如此，他脸上的皱纹却没有多少，他养尊处优，生活得无忧无虑，这就很好。他长得五官端正，穿着打扮也很绅士。他的为人很好，跟他交往过的人都觉得他特别亲切。

他现在住在一家旅馆里，住旅馆是一种享受，他的生活观是过好每一天，尽量不要让自己留下什么遗憾，特别是在生活方面。

沙拉占在事业上也很成功，这不，在刚买回来的《每日新闻》、《每日邮报》、《泰晤士报》上，到处都刊登了他前些天在国际卫生学会大会上所作的关于“血球验算”报告，这很了不起了。他看着报纸，会心地笑了。

沙拉占医生轻轻地把报纸放到一旁，起身走到餐桌上拿了些美味可口的点心吃了起来。他觉得味道很好，马上又吃了一些。他此时的心情很愉悦，吃了一些东西后，又重新坐回皮背靠椅上拿起报纸细读了起来。

“写得真好，文笔不赖！”

他情不自禁地赞扬起报道他的记者来了。他的英语讲得不是很流利，因为他是法国人，他正在努力学习英语。那天作医学研究报告的时候，他用的是法语，他也只能用法语，因为“血球验算”这样的医学研究成果不是英国人取得的，而是他，一个爱国的法国医





生。那天作报告时，他的心情非常激动，今天再看到报道自己的文章时心情仍然激动异常。

这时，有人敲了敲他的门：“请问，这是沙拉占医生的房间吗？”

“是的，有什么事？”

“对不起，打搅一下，我能进来吗？”

“请进！”

一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推门走了进来。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沙拉占医生问道。

“请允许我把这张名片交给你。”年轻人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名片。沙拉占医生站起来接过它看了看，脸上立刻现出了惊讶的神态，名片上写着：

查尔普先生，法律顾问。

伦敦安普登南路 93 号

沙拉占医生不解地问道：“对不起，我跟查尔普先生素未谋面，从不相识，你能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

“是这么一回事，尊敬的沙拉占医生。查尔普先生现在就在你的门外等候你，他希望跟你当面谈一谈。”

“喔，是吗？真不好意思，查尔普先生可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快请，快请！”沙拉占医生虽然还没有弄清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他还是很有礼貌地对远道而来的拜访者发出了邀请。

“谢谢，请稍等一会儿。”年轻人出去了。

不一会儿，刚出去的年轻人又领进来一个年轻人。

沙拉占医生看着走在后面的那个年轻人，长得非常清瘦，瘦成了皮包骨，这样的长相有点恐怖，没见过世面的人会误认为他不是好人。不过他的眼睛倒显得特别精神，打扮也很绅士，只是人长得很不绅士。他手上还提着一个漆皮旅行包，包里面鼓鼓的，很显然，包的重量可不轻，但那个年轻人提起来却丝毫不显得吃力。

那个年轻人快步走进沙拉占医生的房间，把旅行皮包和头上的礼帽放好，还没等沙拉占先生说话，就先开口说了起来：“请允许我



作一下自我介绍，本人是威廉·亨利·查尔普，皮格卡丹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请问阁下就是沙拉占医生吗？”

“您说得不错，我就是。”

“你的全名是弗朗索瓦·沙拉占？”

“您说得一点都没错。”

“你是从杜埃来的吗？”

“我的家乡就在杜埃。”

“您父亲，叫伊西多尔·沙拉占？”

“是的。”

“可以肯定的是，你是伊西多尔·沙拉占的儿子。”

很快，查尔普先生拿出了一本笔记本，他仔细地看了看，又说道：

“伊西多尔·沙拉占于1857年死于巴黎第六区拉塔路54号埃科尔旅馆，该旅馆已关闭了。”

沙拉占一脸的惊讶，他对查尔普先生说：“你怎么知道的？”

“朱莉·朗热沃尔是你祖母的名字。她出生在法国的巴勒迪克，是贝内迪克特·朗热沃尔的女儿，她于1812年去世。还有，她还是第三十六轻兵队的鼓手长雅克·朗热沃尔的姐姐。当然，你祖母生前是一位漂亮的女士，这是她的照片，你瞧，她确实很漂亮。”查尔普先生发出了赞叹声。

“你说得很对，我必须承认你比我更了解我的家族情况。我的祖母确实是姓朗热沃尔，对于我的家族，我所知的不多。”沙拉占医生坦白道。

“朱莉·朗热沃尔和你祖父让·沙拉占是1807年离开巴勒迪克的，你祖父是在1799年迎娶你祖母的。他们在默伦安定居了下来，经营着马口铁。他们在默伦安住了4年，也就是在1811年，你祖母朱莉·朗热沃尔去世了。你的祖母只生了一个孩子，叫伊西多尔·沙拉占，就是你的父亲。后来别人便失去了你们家的消息，直到得知你父亲在巴黎去世。”查尔普先生说道。

“后来的事情我知道，我祖父为了我父亲受到更好的教育，他们全家迁到了巴黎。我父亲后来从医了。1832年，我祖父在离凡尔赛



很近的帕莱梭去世。我祖父去世时我已经 10 岁了。我是 1822 年出生的。”沙拉占医生补充道。

“哦，上帝，你就是我要找的人。你父亲就只有你一个孩子吗？”

“是的，我是我父亲的独生子。在我两岁的时候，我母亲去世了，情况就是这样。我现在要问你的是，你把我的身世打听得这么详细干什么呢？”

“祝贺你，我尊敬的布赖亚·乔瓦希尔·莫托拉纳脱爵士，”查尔普先生很激动，“上帝保佑，我终于找到你了！”

“这个人真是个疯子，比疯子还要疯！”沙拉占医生从内心对查尔普先生产生了一丝恐惧。

通过沙拉占医生的神情，查尔普先生能够看出沙拉占医生对他很不理解。

“你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我所说的都有根有据，并不是无稽之谈。你确实是雅克·朗热沃尔男爵的唯一继承人。雅克·朗热沃尔于 1819 年成为英国臣民，在孟加拉总督的保举下被大英帝国封为男爵。他的妻子蓓根·高古尔去世后，他获得了她的财产继承权。1841 年，男爵去世，他唯一的儿子是一个白痴，在 1869 年去世了。这个白痴没有留下后嗣，也没有留下遗嘱。蓓根·高古尔的遗产价值约 500 万英镑，一直在法律的监督下由他人代管。那个白痴生前没有动用过这笔遗产，全存进银行里了。时隔多年，现在这笔遗产已达 52700 万法郎，你只要向司法部门提交你的家系证明，那么签一张支票就可以把这笔钱提取出来。我非常愿意今天就替你委托办理金融业务的卓斯联合公司去支取这笔钱，你想取多少就可以取多少。”

沙拉占医生被查尔普这席话惊呆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以为这一切都在梦境中，内心充满了一种不安的情绪，他问查尔普：

“查尔普先生，在你承认你没有开玩笑之前，我想问一下，对于这件事，你能为我提供什么可靠的证据呢？还有，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呢？”

查尔普先生拍了拍他手中的皮包，对沙拉占医生说：“证据全在



里面。说到寻找你的经历，我想可以用‘历尽千辛万苦’来形容，这一点儿都不夸张。为了寻找蓓根·高古尔真正的合法遗产继承人，我们已经花费了五年的时间。我们明察暗访了数百个姓沙拉占的家族，但一直没有找到伊西多尔的后嗣。我认为法国肯定再也没有姓沙拉占的人了。但事情偏偏有那么凑巧，昨天早上，我从《每日新闻》上读了关于卫生学会大会的报道，竟出乎意料地看到了一个我从未谋面的姓沙拉占的医生的名字。我当时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我马上查看了我所搜集的关于这笔遗产继承案的资料，才发现我们竟把杜埃城给漏掉了。我立刻乘火车赶到布赖顿，在你散会出来的时候，我看见了 you。当时我就明白自己这五年的奔波劳苦没有白费，你就是蓓根·高古尔巨额遗产的继承人，你跟你舅祖父朗热沃尔长得很像，我有他的一张照片。我已经确认无疑了，整件事就是这样。”

说到这里，查尔普先生从他的皮包里找出一张老照片，让沙拉占医生看。沙拉占拿在手上仔细看了起来。照片上是个身材魁梧的男子，一副军官的打扮，非常威武，从照片的背景上还隐约可辨战火硝烟，以及英武的骑兵团。

“事实胜于雄辩，我尊敬的沙拉占医生，没有什么比这些证据更具说服力了。现在，我把这些全留给你。你随时都可以找我。当然，两个小时后我会再来拜访你。”

查尔普先生速度飞快地从皮包里拿出七八卷文件，其中一些是印刷的，另一些是手稿笔录。他小心翼翼地把文件放到桌子上，一边向门口退去，一边对沙拉占医生祝贺：

“尊敬的布赖亚·乔瓦希尔·莫托拉纳脱爵士，祝你生活快乐。”

沙拉占医生半信半疑地翻阅起文件来了。

他看文件看得很快，他完全相信这件事跟自己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件事情是真的，事实的确是胜于雄辩。其中有一份印刷文件上这样写道：

关于孟加拉之蓓根·高古尔·德·拉齐那拉遗产无人承继事，兹向至尊女皇呈禀如下。



1870年1月5日 谨呈

蓓根·高古尔的遗产有：骆驼数匹，田地43皮加尔，房舍、庄园、村舍数十处，另外还有各种金银、珠宝、武器等等。这些都是蓓根·高古尔·德·拉齐那拉继承下来的遗产。法院对这笔巨额遗产做了详细的调查：蓓根·高古尔原是吕克米修王公的遗孀及其财产继承人。1819年再婚，嫁给了一个名叫雅克·朗热沃尔的法国人。雅克·朗热沃尔原在法国军队服役，是第三十六轻兵队的少尉（鼓手长），1815年离开军队，在南特港的一艘商船上谋了一个职位。不久，他乘船到加尔各答，王公去世不久，他获得其寡妻的垂爱，与之结婚。因为他在战争年代有突出表现，孟加拉总督就保荐他为男爵，又把布赖亚·乔瓦希尔·莫托拉纳脱的土地封给他。1839年蓓根去世后，他享有其全部财产。两年后，他也去世了。他们结婚后只生了一个孩子，而且还是白痴。白痴于是得到了法律的保护。

1869年这个白痴去世了。他死后的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人继承这笔巨额遗产。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决定采取将这笔财产变卖的手段将其处理。……（文件末尾是签名）

另外还有一些文件：法院的裁决书副本，财产拍卖证书，英国银行的存款单，以及在法国寻访朗热沃尔后裔的纪实材料。沙拉占医生不得不相信这件事情的真实性。事情的结果就是：他，沙拉占，就是蓓根的法定继承人。他能合法地继承存放在银行里的那52700万法郎，当然在取出这笔钱的时候，他要呈交几份正式的出生证和死亡证。

沙拉占医生现在怎么也不能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面对这么一笔从天而降的巨额财富，任何心如止水的人都会心动不已。现在他从背靠椅上站了起来，踱着方步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几圈，最后，又重新坐回了背靠椅上。他把那些至关重要的文件又一字不漏地看了一遍。看完后， he 把它们放好，然后拿起一张报纸盖在了自己的脸上，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

就在这个时候，查尔普先生在外面敲起门来了。

沙拉占医生亲自为查尔普先生开门，请他进来，对他说：“请原

谅我刚才对您的不敬。衷心感谢您为此付出的辛苦。”

“您太客气了，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尊敬的布赖亚爵士，您不拒绝我当您的顾问吧？”

“不，不，我非常欢迎您，我衷心希望您能帮助我处理这件事。但是我有一个要求，那就是请您以后别再称呼我什么布赖亚爵士了，我个人觉得这个头衔有点可笑。”沙拉占诚恳地说，查尔普略觉诧异，但也没有坚持。

“您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查尔普先生说道，“我现在必须马上回伦敦。我随时等候您的吩咐。”

“我想把这些文件留下来，可以吗？”沙拉占医生问道。

“没问题，我手上还有副本。”查尔普先生很快就离开了沙拉占医生的房间。

现在整个房间里只剩下沙拉占先生一个人了，他坐到写字台前，铺开信纸，写了起来：

亲爱的孩子，我要告诉你一个天大的消息，我们获得了一笔价值52700万法郎的巨额财产。你仔细看一下我附在信中的那两三份印刷文件，你就不会说我在说梦话了。你和我都没有想到的是，我原来是一位英国男爵的至亲，而且还是他的巨额遗产的法定继承人。我非常清楚，你得知这个消息后的心情会怎样。事实上，我们面对的是一次大的道德与理智的考验。确实是这样的，我们所面临的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这件事情将深刻地影响我们的生活，不可否认的是，它还将从此改变我们现有的生活。我们先前过的那种恬静安宁的生活，今后还会不会存在？或许不可能了，除非是……我真不敢把我此时的想法告诉你……除非我们利用这笔巨额财富去制造一种史无前例而又威力无比的科学仪器，一种为人类文明服务的工具。……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详细谈一谈吧。你收到信后，立刻给我写信谈谈你的感受。你把这件事情告诉你母亲，你母亲是一个很有见识的女人，她会冷静地对待这件事情。至于你的妹妹，她年纪比较小，这件事情应该对她的影响不是很大。我相信，在我们这个家庭当中，面对这笔从天而降的巨额财产，她的情绪波

动一定是最轻的。代我向马塞尔问好，我们未来的计划少不了他的参与。

你的父亲弗朗索瓦·沙拉占

1871年10月8日于布赖顿

沙拉占医生把信和几份至关重要的文件装进了信封里，然后写上了收信人姓名以及地址：“巴黎，西西里帝王路32号，中央工艺学院学生，奥克塔夫·沙拉占收。”他拿起信走出房间，寄了之后，便到会场去了。一刻钟后，他就把那5亿法郎全忘了。

同窗好友

沙拉占医生的儿子奥克塔夫·沙拉占不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人。他不聪明也不愚蠢，长相一般，他的身材并不魁梧，身体也不是很强壮，但是却很健康。他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他的学习成绩在学校里处于中等，考试的时候常常是比及格好一点点。他第一次报考中央工艺学院时没有考上，第二次才勉强考上。他生性优柔寡断，在别人的眼里，他可有可无，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他没有自我主张，也没有自己的做人原则。这种人是最普通不过的人了，连他自己都感觉自己可有可无。如果不是碍着父子情深——这是任何伟大的人物都具有的，沙拉占医生也许会考虑告诉这个儿子是不是太轻率了。

但奥克塔夫幸运的是，他这么多年一直有一个良师益友般的同学，与他形影不离，或许是这人的巨大魅力使奥克塔夫无法离开这人。这个精力旺盛而又充满朝气的人就是马塞尔·布吕克曼。从奥克塔夫在夏勒马涅读中学开始，两人就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马塞尔的各个方面实在比他强多了。马塞尔12岁时，父母双亡，仅留下一点遗产够供他读书所用。除了假期被奥克塔夫带回沙拉占医生家外，他几乎一步也不愿意离开校园。

从此马塞尔也几乎成了沙拉占医生家庭中的一员。他外刚内柔，感情极其丰富。而他也把沙拉占夫妇看做自己的亲生父母，发自内心地尊敬沙拉占医生和他的妻子，并热爱他们的已经懂事并把自己





当做哥哥的女儿。但是，他从未说感激的话，只是凭行动来奉献自己的热爱，他积极地干每一项家务，并时刻教导让娜成为坚强正直和有见识的姑娘，并督促奥克塔夫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必须承认，后一个任务比前一个要艰难得多，因为妹妹虽然年少，但明显要强于哥哥。不过马塞尔始终不放弃这种努力。

按照惯例，每年阿尔萨斯要推选各方面的优秀人才去巴黎参加比赛，马塞尔也是这些优秀人才中的一个。他尚在少年时，就表现出了超凡的体质和智慧。他刚毅果干，敏而好学，又英俊潇洒，身体健美。自踏进校门，他就下决心要成为各方面的佼佼者：在体育场上，他单杠和篮球成绩突出；而在实验室中，他更表现得智慧超人。如果这一学年他有一项没受到奖励，他会认为是自己莫大的耻辱。小伙子今年已经20岁了，更长得高大魁梧，鹤立鸡群。他以加倍的刻苦来学习各方面的知识，他的出类拔萃已引起了一些慧眼识真材的“伯乐”的赏识。当他和奥克塔夫同时考进中央工艺学院时，他的成绩排在全校第二名。他决心在毕业时是全校的绝对第一名。

其实奥克塔夫也是在马塞尔的影响和帮助下才考取中央工艺学院的。马塞尔用拼搏努力和奋发向上来鼓励他争取成功。马塞尔始终如一地关心和帮助这个优柔寡断、立场不定的人，如同雄狮呵护着一头弱犬一般。对他而言，用自己那持久而又旺盛的精力把这棵弱苗扶持成参天大树，才不枉了他们一家对自己的恩情。

1870年他俩正参加期中考试时，战争爆发了。由于斯特拉斯堡和阿尔萨斯战事吃紧，富有爱国热情的马塞尔刚结束考试，就应征入伍了，成为第三十六轻步兵团的一员。奥克塔夫也怀着对他的无比依恋毅然参军了。

在巴黎反包围战的前线，两个亲如兄弟的战友并肩作战。马塞尔在尚比尼右臂挂了彩，但很快又在比藏瓦尔左臂挂上了奖章。奥克塔夫拒绝挂彩因而也没得奖。其实也不能过于责备他，在那战火纷飞的前线上，他始终跟在马塞尔身后，顶多被落下6米。但就是这6米的距离让他没有中弹或得奖。

战争结束，一切又恢复平静，两个从战友又变成同学的好朋友住在学校旁边的小旅馆中，继续他们的学业。两个人的房间相连，

而奥克塔夫看得出，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割让对马塞尔打击很大。

“勇于改正父辈们的过失，是法兰西青年们的神圣职责，”他鼓励自己，“而这需要更加倍的努力奋斗！”

因此，他起早贪黑地学习、锻炼，奥克塔夫也被迫跟着做。两人一起去上课，一起走出校门，回到住处又伏案学习，只在抽烟或喝咖啡时才停一会儿。早上5点钟起床，晚上10点钟才睡觉，大脑中的知识充实起来，眼界也更开阔了。在课余时间，他们会去练练球或看场音乐会，累了就骑马去韦里埃尔森林舒展一下；每星期还去参加两次拳击或剑术比赛；偶尔也去看场好戏。不过奥克塔夫却不大喜欢这些活动，而对那些低级趣味很感兴趣。他常常提议去圣米歇尔酒吧玩玩，探望一下在那儿“学法律”的阿里斯蒂德·勒鲁。但马塞尔会对他这些愚蠢的想法嗤之以鼻，所以常常是不得不打消此念头。

1871年10月29日，晚上7点钟，这对好友如同往常一样埋头坐在书桌旁，桌上只放着一盏罩灯供两人使用。马塞尔正拿着一道关于石块切面的几何题兴致勃勃地计算着。奥克塔夫则全身心地干着他认为最重要的事：煮咖啡。他小心翼翼地操作着，这是他值得自夸的为数不多的绝活之一。在他眼里，那些枯燥的方程式常把人弄得头昏脑涨，他于是拿煮咖啡的时间来自娱自乐。也许，他看马塞尔把方程式排列得太乱了，而自己则能让开水一滴一滴地从厚厚的咖啡粉中滤过，这种不用动脑的活动能让他充分享受那份温馨。他看到马塞尔这么全神贯注，仿佛是对自己无言的责备，于是一个念头涌上心头，他想用说话来分散马塞尔的注意力。

“我们该买个咖啡过滤器了，”他大声说，“这个筛子又旧又笨，没有一点现代情调。”

“有了咖啡过滤器，你就能把煮咖啡的时间延长一个小时了。”马塞尔说完，继续手中的习题，并念了出来：

“一个圆顶体的内壁是一个三轴各不相等的半椭圆形，假设为椭圆ABCD，其中长轴 $OA=a$ ，中轴 $OB=b$ ，而短轴 $(O, O'C')$ 垂直于底面并等于 c ，则圆顶体的……”

忽然外面有人敲门。





“奥克塔夫·沙拉占先生在吗？这有您一封信！”旅馆的服务生说。

可以想象奥克塔夫先生有多么欣喜，因为这又能延长不少的时间。

“是我爸爸的信，”奥克塔夫说，“是他的笔迹……只是一封信，没有钱……唉！有信就行了！”

他掂着信的分量唠叨着。

马塞尔也知道沙拉占医生正在英国。一星期前当沙拉占从巴黎路过时，曾把两个孩子叫到故宫一家餐馆吃饭。尽管那家在外界闻名的餐馆早已过时了，但它仍是沙拉占心目中最好的餐馆。

“如果上面写的是先生在卫生学会大会上的事，你不妨讲来听听，”马塞尔说，“他的做法很明智，法兰西的学者应该加强与外界的联系。”

说完这些他又继续他的习题：

“……而外壁也是一个与内壁相似的半椭圆形，其中心位于 O' 下面，但在重线 O 上，如果把椭圆的三个焦点 F_1 、 F_2 、 F_3 标出，再辅助作一条双曲线，则得到共轴……”

突然奥克塔夫惊叫一声，把他吓了一跳。

“怎么了？”他看到奥克塔夫的脸色苍白，不由心往下一沉。

“你自己看吧！”六神无主的奥克塔夫把信递给马塞尔。

马塞尔将信从头至尾仔细看了一遍，随后又看了一遍，又拿起另外的印刷品浏览了一遍。

“这事真让人摸不着头脑！”

他顺手取过烟斗，慢条斯理地装烟，打火，点烟。

奥克塔夫焦急地等着他的意见。

“你会相信这些吗？”他声音颤抖着问。

“我为什么不相信？……事实都摆在这里，先生博学多识，智慧非凡，他会轻易上当受骗吗？而且还有这么确凿的证据，我看这是真的。”

马塞尔已经抽完了烟，又重新投入学习。而奥克塔夫则兴奋得不能再安心煮咖啡了，更不能冷静地考虑该如何应付了。但为了这



幸福变得更真实，他感到应该多说两句。

“噢！……这真是飞来的横财呀！……你想想，5 亿法郎啊，足可以震动整个法兰西！”

马塞尔看着他：

“不只是法兰西，当然，首先在法国是首屈一指的了，而且美国也为数不多，英国也就有那么五六个，那么全世界数一数，也不会超过 20 个。”

“哦，还有一个爵位呐！”奥克塔夫又说，“你看……还是个男爵！我这人并没什么野心，也不想冒充贵族，可现在这爵位自己要加在我头上，我想叫起来大概比沙拉占要体面些吧？”

马塞尔又点上了烟，没有言语，只有烟斗具有讽刺意味地答道：“啵！……啵！……”

“话又说回来了，”奥克塔夫更滔滔不绝，“我看到有的人，老爱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一长串虚无的头衔，觉得很可笑。现在这真正的头衔，一个被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贵族名鉴正式记载的名副其实的爵位就要加在我头上，还真让我有点受宠若惊。但我这种自豪和高兴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回答他的只有烟斗“啵！啵！”的嘲讽。

“好朋友，别这么对待我，”奥克塔夫随即又满足地说，“血统毕竟是有用的，英国人说得对。”

马塞尔一直这么冷冷地看着他，他只好收敛了一下，丢下爵位转而再说那 5 亿法郎。

“你没忘记第一堂课吧？”他这时记忆力出奇的好，“我们的数学老师比洛姆曾反复地强调：5 亿这个数字无比巨大，人类非要用图表来加以说明才能理解它……哎呀！即使每分钟花一法郎还要用整整 1000 年才能花得完！亲爱的……真无法想象，我马上就要成为有 5 亿法郎的财富了！”

“5 亿！”马塞尔被这个数字触动了，他沉吟了一下，“我想起来了，你应该把它捐给我们的国家去偿还国债！我们要赔给普鲁士 50 亿呢！……”

“不行！你可别对爸爸说这些！……”奥克塔夫惊恐地叫道，



“说不定他还真听了你的！我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借一部分给国家还行，可必须付给我们利息！”

“行了！你简直是个天生的资本家，只不过你一直没想到！”马塞尔说，“可怜的奥克塔夫，我倒是认为，这笔财富对医生来说倒无所谓，因为他是一个正派而理智的人，但对你来说，这笔钱可能再少点最好。我更高兴将来你和让娜妹妹每人各得 25000 利弗尔年金，而不是这样一座金山！”

他说完这些，就又重新做功课。

但奥克塔夫在房间内手舞足蹈，来回走动，已不能安下心来做任何事情了，马塞尔厌烦地对他说：

“我看你还是到外面清醒清醒吧！不然你一会再闷出什么毛病来！”

“承蒙高见。”奥克塔夫如获大赦，他终于能理直气壮地不用做今晚的功课了。

他抓起帽子，飞奔下楼，冲到大街上，才走出十来米，他又在一盏路灯下停住脚步，掏出父亲那封信仔细拜读，他需要证实直到现在这个消息还是真的。

“5 亿！……5 亿！……”他不停地朗诵着，“这表明至少有 2500 万年金！……爸爸就算每年只给我 100 万用于吃住，哪怕只有 50 万，……30 万也行，我也会非常幸福！有钱好办事！我花钱很内行！我肯定不会乱花钱！我又不是白痴！因为我是中央工艺学院的大学生！……哦，还有那个爵位！……我会无愧于这个爵位的！”

他在一家商店的玻璃窗前看到了年轻的男爵。

“我会有一座男爵府，骑高头大马！……送给马塞尔一匹。既然我成了富翁，他自然也会阔起来。这笔财富可来得真是时候！……5 亿！……哦！男爵！……我还这么年轻，但我似乎命该如此！因为我早就预感到了，我不会劳碌一生，整天趴在那些书和画板上！……无论如何，就算做这样一个美梦也是好的！”

他一面脑筋飞快地转动着，一面顺着沃利街的连拱廊走着。又走到爱丽舍田园路、皇家路，一直走到宽阔的大街上。往日，街道两侧那些豪华的商店都不能吸引他，他甚至不愿看它们，认为在他